

郭宏安 著

# 从蒙田 到加缪

## 重建法国文学的 阅读空间

怀疑与激情

梦幻与想象

涅墨西斯的智慧 现实世界的悲哀

自由的呼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从蒙田到加缪

## 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

郭宏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 / 郭宏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

(当代批评)

ISBN 978-7-108-02767-2

I. 从… II. 郭… III. 文学研究—法国—现代  
IV. 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625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31.5

字 数 435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7.80 元

## 重建阅读空间（代序）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仿佛一只刚刚“蜕于浊秽”的新蝉，那一对柔嫩的翼还是湿的，紧紧地贴在身上，只待一阵清风的吹拂，就可以挺起、透亮、“浮游尘埃之外”了。然而，它的以外国作品为对象的那一部分，似乎还有大半个身子裹在壳内，正艰难地挣脱着。

蝉蜕，作为一种方法的更新和观念的变革，并不是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特有的经历，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文学批评在本世纪怕已经脱过好几次壳了。每一次蝉蜕，总是给文学批评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又使它逐步走向新的蝉蜕。

早在1941年，法国作家<sup>[1]</sup>克洛德-埃德蒙特·玛尼就指出过：“文学批评自圣勃夫始，就一直被囚禁在一种两难之境中：要么它只是研究对象的一种无用的重复，例如简述小说，用平淡乏味的散文翻译诗的内容……要么它就躲在某种印象主义之中，或是褒扬，或是贬斥。”<sup>[2]</sup>对法国文学批评来说，这番话不啻一种总结，一种觉醒。于是，一次蝉蜕开始了。此后四十余年，文学批评始终在一条崎岖不平却又洒满阳光的道路上行进，虽然也有过“霜重”、“风多”的时候，但总有一只只新蝉在夏日的高树上鸣叫。无论是先前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抑或后来的阐释学批评、意识批评和存在主义批评，还是紧接着雨后

---

[1] 克洛德-埃德蒙特·玛尼是法国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她在填表格时，于“职业”一栏中总是写上“作家”，她坚定地认为，批评家就是作家。

[2] Claude-Edmonde Magny: *Les Sandales d'Empédocle*, p.9, La Baconnière—Neuchâtel, Boudry (Suisse), 1945.

春笋般冒出来的社会学批评、主题批评（神话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等，个个都自信、乐观、野心勃勃，“文学批评第一次想和它所分析的作品平起平坐。”〔3〕世界眼看着文学批评走出了那种令人困窘的两难之境。一次次的蝉蜕就这样不无痛苦地完成了。然而曾几何时，文学批评头上的那一片两难的乌云散而复聚，又一次投下令人困惑的阴影。批评的觉醒曾经激起过巨大的希望，这希望是使文学批评成为一门“自足的科学”，然而这希望似乎是落空了，接踵而至的是某种朦胧的失望，这失望使批评家们变得冷静和谦虚，但也使一些本不曾怀有希望的人松了一口气，更坚定地认为“天底下原本没有什么新东西”。批评的觉醒也曾经打倒过上一世纪的庞然大物，如圣勃夫及其继承者朗松，树立起来的是新世纪的庞然大物，如罗兰·巴尔特等。然而，新的庞然大物似乎不如老的庞然大物那么健壮，今天又出现了《为圣勃夫辩护》（与普鲁斯特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驳圣勃夫》恰成对照）、《罗兰·巴尔特可以休矣！》这样的著作。二十年前就有人说“批评出了毛病”，今天批评家们仍然感到“危机四伏”。许多人都说20世纪是“伟大的批评的世纪”，可是还没有人说该世纪像上一世纪那样出现过伟大的批评家。被一些人视为法国新批评之父的乔治·布莱很谨慎地说：“要等到21世纪，才能看出来本世纪是否一个伟大的批评的世纪。”〔4〕难道今日法国的文学批评又在期待着新的蝉蜕吗？

对照世界上其余的地方，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的蝉蜕来得太晚了，因为它在旧壳中生活得过于长久，所以脱起来动作既迅速又猛烈，还有些生硬，在一阵燥热的风中，那一对柔嫩的翼不免变得薄而且脆，不那么坚挺。我们有过新方法的“拿来”，但那仿佛展览会上的展品，还不曾用就收起来了。我们有过“新名词的狂轰滥炸”，但那仿佛是演习中使用的教

---

〔3〕 Jean-Yves Tadié :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au XXe Siècle*, p.9, Pierre Belfond, Paris, 1987.

〔4〕 我曾于1987年11月24日在尼斯会见过布莱先生，这句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练弹，只是看起来壮观。我们也曾有过蝉蜕前的阵痛和困惑，但那仿佛是讨论会上的时髦话题，与会者说完了困惑仍旧退回习惯的温暖的旧壳中去。而在外国文学批评中，我们多的始终是一些述而不作的学者，仿佛大饭店里的厨师，回到家里给自己做饭，用的依然是那一套小锅小碗，作料也依然是家常的油盐酱醋。前不久还有人说，我们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年走过的路，其中是忧是喜还难以断定，现在又有人指出批评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传统的批评手段局限太大，另一方面，从西方搬来的认识范畴又常常和我们的文学接不上榫头”〔5〕。难道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又在期待着新的蝉蜕吗？

我们的文学批评刚刚走出旧的两难困境，还来不及喘口气，享受解脱的喜悦，旋即又陷入新的两难困境，而它的以外国作品为对象的那一部分，则还有一条腿拖在旧的困境里，犹如一只掉队的孤雁，正经受着跟上雁群和孤芳自赏两种意象的争夺和折磨。因此，我们今天仍然看到，相当多的批评家继续在“简述小说，用平淡乏味的散文翻译诗的内容”，更多的批评家则“或者褒扬，或者贬斥”，在诸如肯定、否定、评价高低一类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这些批评中也许有得风气之先者，急匆匆地换上新装，甚至是别国的时髦的、或仅仅因为进口较迟而被认为时髦的款式，但内里裹着的仍然是“旧时王谢堂前燕”，乡音不脱，精神犹在，“只是朱颜改”。

文学批评的蝉蜕，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莫不始于阅读，可以说，阅读空间的重建是文学批评完成蝉蜕的内在动因。“两难之境”的发现和确认，实际上是对重建阅读空间的一种觉醒和要求。例如，意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必要，使英美新批评提出“细读法”。以“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的相遇”为前提，意识批评中的乔治·布莱建立并发展了认同批评法。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认识文学的基础，夏尔·莫隆力图在

---

〔5〕 见1988年4月5日《人民日报》王晓明文：《走出困境》。

作品中发现从顽固比喻到个人神话之间的通道。为了寻求终极的结构模式，茨维坦·托多洛夫可以把一本书当作一个句子来加以分析。试图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雅克·德里达可以拆散文本的结构而实现意义的多元化。为了在艺术创作中起用久被忽视的读者，接受美学中的康斯坦斯学派反复强调作品的召唤结构，等等。诸如此类导致文学批评一次又一次完成蝉蜕的努力，无一不起源于一次比一次强烈的重建阅读空间的愿望。批评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阅读的问题。要拓展批评家的思维空间，首先要重建批评家的阅读空间。

阅读空间的狭小与残破，早已使读者（批评家）有窒息之感了。且不说那种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经纬的阅读方式，使多少批评者竭力在作品中调查人物的财产，给人物划成分，或者千方百计地追寻作者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派别，以为这样就可以纲举目张，抓住作品或人物的本质；也不说经济决定论使多少研究者四处搜罗数据以构筑所谓时代背景，以为钢铁的产量和铁路的长度中隐藏着作品的秘密；也不说直接反映论使多少研究者形成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把“通过什么反映什么”当成万古不变的公式，死死地套住任何落在眼中的作品。这里只想说，仅仅所谓“阶级局限”这四个字，就使多少批评文字失去鲜活的生命。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至今头脑里还绷紧着阶级斗争的这根弦，总是带着敌情去接触研究对象，重者可以作为阶级敌人一笔抹倒，轻者可以按阶级局限处理而留个尾巴。“阶级局限”这四个字成了一纸可以而且必然贴在几乎每一位外国作家身上的万能标签。他们不懂得作家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作品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也不懂得聪明的作家往往不在想象的作品中直接表述其政治立场和哲学观念，也不懂得成功的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是自由的，不肯轻易接受作者主观意图的摆布。因此，这些研究者在遇到矛盾（例如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之间、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之间）的时候，往往不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而是挖空心思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弥合矛盾，抹杀矛盾，其结果是，要么以“阶级局限”的名义从轻发落，要么一厢情愿地

修改历史。此种现象在巴尔扎克研究中，就有突出的表现。究其原因，阅读空间的狭小与残破，当在考虑之列。

旧的狭小而残破的阅读空间，自然难以容纳往往逸出常轨的现代作品，就是已经传世的古典作品，倘不将其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其阅读也将等于“无用的重复”。因此，重建阅读空间，不单是为了对付那些不驯服的现代作品，也是为了对所有的作品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阅读，从而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批评。

成功的作品无不有各自独特的空间。它可以是“地理空间”，诸如人物得以活动和事件得以展开的地域，左拉所强调的“环境”，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窝、巢、阁楼、房子等空间形象以及人的相应的情感（所谓“内心生活的景观”）〔6〕；它可以是“文本空间”，例如比喻的体系、象征单元所形成的网络及其在作品中的分布方式；它也可以是“精神空间”，即作品的总体意象或风格借以凝聚升华的某种形象，如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所具有的“大教堂结构”，钟嵘《诗品》所说的“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王国维所谓“‘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曲似之”等等。文学作品的空间有实的，也有虚的，实空间是有限的，虚空间是无限的。恩贝托·艾柯指出，当代美学几乎一致认为，“艺术品是一种根本上含混的信息，即多种所指共处于一种能指之中。”〔7〕所谓“含混”，我认为指的就是这种有限和无限的矛盾统一，或者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有限中的无限”〔8〕。有效的阅读应该朝着有限和无限两个方向掘进，同时开拓实空间和虚空间。一本书自身只具有物的存在，只有阅读才能使它获得生命，正如莫里斯·布朗休所说，“作家写了一本书，但书不就是作品”，“只有当这本书变成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开放性契合、变成了由于说之能力和读之能力之间的相互争论而突然展开的空间时，它才成为

---

〔6〕 Gaston Bachelard: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p.27, P·U·F, 1957.

〔7〕 Umberto Eco: *L'oeuvre ouverte*, p.9, Le Seuil, 1965.

〔8〕 见《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作品。”〔9〕因此，写作空间和阅读空间的重合（在有限和无限两种意义上），乃是使书成为作品的必要条件，而要实现两个空间的重合，则阅读行为必须是“感知和创造的综合”〔10〕，因为“一本书中排列成行的万千词语可以一个个读过而意义并未显现，作品的意义不是词语的集合，而是其有机的整体”〔11〕。这就是说，阅读不应该是机械的、被动的、表面的，它应该在打开作品空间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空间。同时，现代批评强调“互文性”，即作品的意义从来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自足的，而是存在于本文和其他有关的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之中。所以，亨利·勒麦特评斐迪南·布吕纳吉埃时指出：“他读一本书时，他想到的是所有的书。”普鲁斯特著文谈论塞维涅夫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蒂博代著书论蒙田的柏格森主义，有人还试图用卡夫卡来解释塞万提斯。惹奈特就此指出：“将过去的纳入现在，乃是批评的基本任务之一。”〔12〕由此可见，作品空间是极为广阔的，其边界在不断的阅读中确立，而且一定会在新的阅读中被不断地打破。所以，作品空间和阅读空间的建立都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而是在无数次的阅读中向着完成接近。

要重建阅读空间，必须打破单向的线性阅读方式，开辟多向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建设性的文化性格，然而这一切，非有一种新的阅读心态不办。批评家是否高级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批评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阅读方式和批评方法，批评家可以择一而从，也可以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别取用。但无论如何，阅读心态都不是可以不闻不问的，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态度都可以导致阅读的

---

〔9〕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p.31, Gallimard, 1955.

〔10〕 Jean-Paul 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p.55, Gallimard, 1948.

〔11〕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p.56.

〔12〕 Gérard Genette: *Figure II*, Editions du Seuil, 1969, p.48.

失败。

所谓新的阅读心态，并非亘古未有、突然间被制造出来的某种东西，它久已存在于我们的传统之中，只不过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遗忘、被湮没、被歪曲甚至被抛弃了，需要我们重新加以确认、发展和丰富，或者加以扬弃和改造，赋予它新的生命。明末张岱有一则小品，开篇即说：“西湖七月半，无一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这“七月半之人”乃赏月之人，凡五类，其赏月心态颇可玩味，似可与读书心态相发明，姑略录之而复比之：杭人游湖看月者，“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此“名为看月实不见月者”；“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露台，左右盼望”，此“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箫管轻丝，竹肉相发”，此“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噪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此“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此“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者”。以上五类赏月之人，其心态意趣之雅俗、文野、通塞、高下、真假，判然有别，所赏之月亦当有别矣。这里说的是赏月，倘使赏的是梅、是雪、是画、是戏，或竟是现代的时装、电影、迪斯科、足球赛，恐怕也是可以类推的。今试以阅读相比，则看读书之人，亦可“以五类看之”。

其一，每读书时，自家手眼心胸，皆废而不用，唯以经典或语录撑腰壮胆，褒贬臧否，每有黑黑的引文佑护，或循文学史之轨迹亦步亦趋，倘是所谓名著，则放心大胆地肯定、赞扬，给予“高度评价”，甚至爱屋及乌，凡经手之作品必是世界名著。此“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以此种心态阅读后写出的批评，其特点是非冷漠即虚热，且架子极大，令人望而生畏。

其一，浅尝辄止，似懂非懂，仿佛有所意会，便立即欣然忘言，以模

糊之印象作离奇之想象，此“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写起文章来，尽在外围上下功夫，用些着三不着两的术语、典故或别几种书，以比较示博学。其文洋洋洒洒，皆不着边际，一到文本便戛然而止。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论“富于包孕的片刻”，说中国古代文评中，“金圣叹的书里最着重这种叙事法”，引其文曰：“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至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迤又写至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钱锺书先生说得明白，这是“叙事法”。倘作为论说法，那数番“去远远处发来”，其结果只能是“便且住”，而人必不能“于文外瞥然亲见”。

其一，为写而读，每读必写，甚至未曾读书，先已想好了题目，仿佛读而未写，便是做了蚀本的生意。此“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其发为文章，只可寻一最省力省事的套路。按谱填词，也写得有“分量”的文章，只是这分量只能使手有所感，于心则蔑如也。

其一，用心不诚，立意不专，未曾展读，先具成见，仿佛是寻隙打架找碴儿，又仿佛是看风使舵赶浪头，此“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其为文则时而宁左勿右，时而宁右勿左，先前是唯名人名言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是非翻案文章不作，鸡蛋里面挑骨头。

其一，虚怀若谷，开卷如对师友；切磋琢磨，“不求甚解”，互通声气，贵在知心。打开精神大门，拆除思想篱笆，读然后知远近，碰然后见火花。此“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者”。其为文也，必沉潜往复含玩咀嚼洽趣入神有感于心而后发之。故情足而文畅，其含而不露之意能使人“于文外瞥然亲见”，而警句、隽语、辞色、文采皆不待召而自至。文坛上呼吁批评的文采亦久矣，然而倘若没有真感受真体味，点缀或堆砌若干或浓或淡的词语能叫作文采吗？

五类阅读心态，正如五类赏月之态，撑起了五类阅读空间。因此，所谓阅读空间之广狭，并不是指阅读的量的多寡，而是指其质的高下，换句话说，单纯地增加读书的种类，并无助于阅读空间的拓展，必须调整阅读心态才行。有了正确的阅读心态，才有可能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方式，才可以指望产生适用于多角度多层次地认识文学的好的批评。那种平等的、对话的、交流的批评，就是一种好的批评。

中国古代文评中有一种“以意逆志”的阅读方式。朱熹的解释是，“逆者，迎也”，“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清人吴淇有相反的解释，谓“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两者相较，后者显然是取消了读者的主体意识，殊不可取。对于朱熹的解说，清人仇兆鳌倒有具体的发挥：“是故注杜诗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栴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杜诗详注·序》）这正是乔治·布莱 1966 年所说的一番话：“新的批评首先是一种参预的批评，或进一步说，一种认同批评。没有两个意识的遇合，就没有真正的批评。”<sup>〔13〕</sup>而日内瓦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让·斯塔罗宾斯基则有所匡正，又有所深化和发展，他说：“完整的批评也许既不是那种以整体性为目标的批评（例如俯瞰式目光所为），也不是那种以内在性为目标的批评（例如认同的直觉所为），而是一种时而要求俯瞰时而要求内在的目光，此种目光事先就知道，真理既不在前一种企图之中，也不在后一种企图之中，而在两者之间不疲倦的运动之中。”<sup>〔14〕</sup>这种两个主体之间的往返运动，实际上只有在一个广阔开放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才能够进行，并且是“不疲倦”地进行。唯其如此，才会有宋人梅尧臣所言：“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sup>〔15〕</sup>否则，“心”与“意”不见面，必将

---

〔13〕 Georges Poulet: *Les chemins actuels de la Critique*, P.F.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68.

〔14〕 Jean Starobinski: *L'Œil Vivant*, p.27, Gallimard, 1961.

〔15〕 欧阳修:《六一诗话》。

是心无所得，意无所会，阅读空间亦将不复存在。

“不疲倦的运动”倘若化为文字，便是所谓批评，也是希望有人读的。那么读者要求什么样的批评呢？请读法国当今最孚盛名的作家于连·格拉克的表白：“一本书迷住了我，正如一个女人令我拜倒在她的魅力之下：她的先辈，她的出生地，她的环境，她的社会关系，她的教育，她的幼年的朋友，统统见鬼去！对于您的批评，我所期待的仅仅是语气的那种正确的抑扬，它使我感到您也爱上它了，而且以同我一样的方式爱上它了：我只需要一个话说得好的第三者以其同样的、清醒的爱情向一个堕入情网的人提供一种证实和一种骄傲。”<sup>[16]</sup>做一个批评家太晚了，他要热烈地爱，还要清醒地说，还要让读他的批评的人相信他的确在爱，还要让相信他、并与他怀有同样的爱情的人确认自己的爱并因此而感到自豪，而这一切又都仅仅系于那口吻的“正确的抑扬”，倘若透出一星儿虚假做作，整座大厦便顷刻间崩坍，再有“分量”的批评也将于瞬间化为灰烬。于连·格拉克是一位多么挑剔的读者，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语气的那种正确的抑扬”！什么都做得假，语言、表情，甚至哭和笑，唯有语气做不得假，它太微妙了，太自然了，太难以控制了。于连·格拉克不愧为大作家，他一把就抓住了文学批评的“阿喀琉斯之踵”。有些批评可以自诩并没有什么“阿喀琉斯之踵”，浑身上下刀枪不入，然而这不是什么可以恭维的事情，只不过说明它是一块顽石，无须理会就是。加埃唐·毕孔说得对：“真正的作品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件东西。”<sup>[17]</sup>我们也可以说，格拉克有所期待的那种批评，也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件东西。这生命的声口语气之真就是批评家的感受体味之真，是任何理论或学问所不能掩饰或伪装的。而这种感受体味之真，唯有在一种虚怀若谷、主动迎取的阅读心态中才能孕育、升华，成为一种激情，赋予批评的语气一种“正确的抑扬”。

---

[16] Julien Gracq: *En lisant, en écrivant*, p.178, José Corti, 1981.

[17] Gaëtan Picon: *L'usage de la lecture*, p.15, Mercure de France, 1979.

自波德莱尔以降，不少批评家力倡一种“有所偏袒”的批评，不再以全面、公正、成熟相标榜。这“偏袒”自然不是盲目的吹捧或粗暴的践踏，而只是情有所钟意有所会所产生的一种心态。文学作品作为人的创造物，是一种特殊的对象，若要接近并掌握它，“也许局部的、片面的，不成熟的、未完成的阅读行为要比任何深入或穷尽的企图更为忠实。”<sup>[18]</sup>这是批评家的谦虚，也是批评家的明智，因为他始终处于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那种“不疲倦的运动”之中。他一旦停下来，阅读行为即告结束，阅读空间也随之瓦解，所谓“深入”，所谓“穷尽”，都可以不论了。因此，批评家提出“深刻的片面”，实在是一种深谙文心的真知灼见，而不仅仅是“对宽容的一种呼唤”<sup>[19]</sup>。倘若批评家果然于沉潜往复中情有独钟，那就尽可以不断地扩大“深刻的片面”，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方法已乘深刻去，此文空余片面性”的嘲讽。在文学批评史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都极少见过深刻的全面，如能有一二乃至更多的“深刻的片面”，已经很可以让格拉拉克那样的读者感到满意了。对文学批评来说，“全面”永远是一种幻想，更不用说“深刻的全面”了。遗憾的是，这幻想至今仍然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之中，并使他们宁肯追求肤浅的全面而绝不接受深刻的片面。这里我们倒要呼唤宽容了。

重建阅读空间，调整阅读心态，这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要正视的问题。痛苦也好，困惑也好，旧壳总要脱去，新蝉总要飞出。已经飞出的，快到那高高的树上去，正在挣脱的，再加一把劲儿，炎热的夏天就要到了。

#### 附记：

18年前，我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叫作《重建阅读空间》，这篇同名的文章做了它的“代序”。这本新的论文集，如果要有序言的话，理应另写

---

[18] Gaëtan Picon: *L'usage de la lecture*, p.18.

[19] 《读书》1985年第8期黄子平文：《深刻的片面》。

一篇，但是当我重读这篇旧作时，并没有发现“我的想法有明显的改变”，于是，仿照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又按照原样把它发表了出来，仍旧是“代序”。那只蛻于浊秽的新蝉，虽说已经有过几次蝉蛻，却未见清风的吹拂，也未见其翼挺起，透亮，浮游于尘埃之外。那只大半个身子还裹在壳里的新蝉，似乎已经艰难地挣脱了束缚，但那一对柔嫩的翼不免薄而且脆，不那么坚挺。现在，新蝉们，炎热的夏天又快到了，高高的树梢已在向你们招手，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922年，蒂博代在巴黎老鸽舍剧院做了六次关于文学批评的演讲，演讲的稿子很快就发表了。1930年，当他要出版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的书的时候，他说：“现在如果让我再发表演讲或写作的话，我肯定会与当时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当我重读这些旧作时，我没有发现我的想法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我按1922年的原貌发表这些文章。”八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批评生理学》，一本以客观的方式对文学批评进行观察和描述的著作。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了赵坚先生的译本，书名改作《六说文学批评》，意在显豁也。

我把原来那本论文集中有相关的篇章不避丑陋地收了进来，并非我不肯割爱，舍不得旧作，实在是为了尽可能地顾及法国文学史的完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势也。

郭宏安

2007年4月，北京

## 目 录

### 重建阅读空间（代序） 1

## 一 怀疑与激情

《特里斯当与伊瑟》：激情毁灭了婚姻 3

读蒙田的《随感录》 6

蒙田的风格 20

安德洛玛刻的形象及其悲剧性格 22

读《曼侬·莱斯戈》 38

## 二 梦幻与想象

北美荒原上的文明人

——读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 47

墓中人语

——读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 56



夏多布里昂的孤独 64

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

——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67

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红与黑》代译序 70

常读常新的《巴马修道院》 86

“照到人心深处”的一束“强烈亮光”

——读斯丹达尔《意大利遗事》 94

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

——谈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102

《巴黎的忧郁》译者序 112

《恶之花》赏析 125

酒、印度大麻与鸦片

——《人造天堂》译者前言 151

《现代生活的画家》译序 168

莫泊桑的眼睛 178

莫泊桑：在福楼拜与左拉之间 186

暗影和光辉的混合

——读雨果的《九三年》 192

### 三 涅墨西斯的智慧

加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203

加缪与小说艺术 234